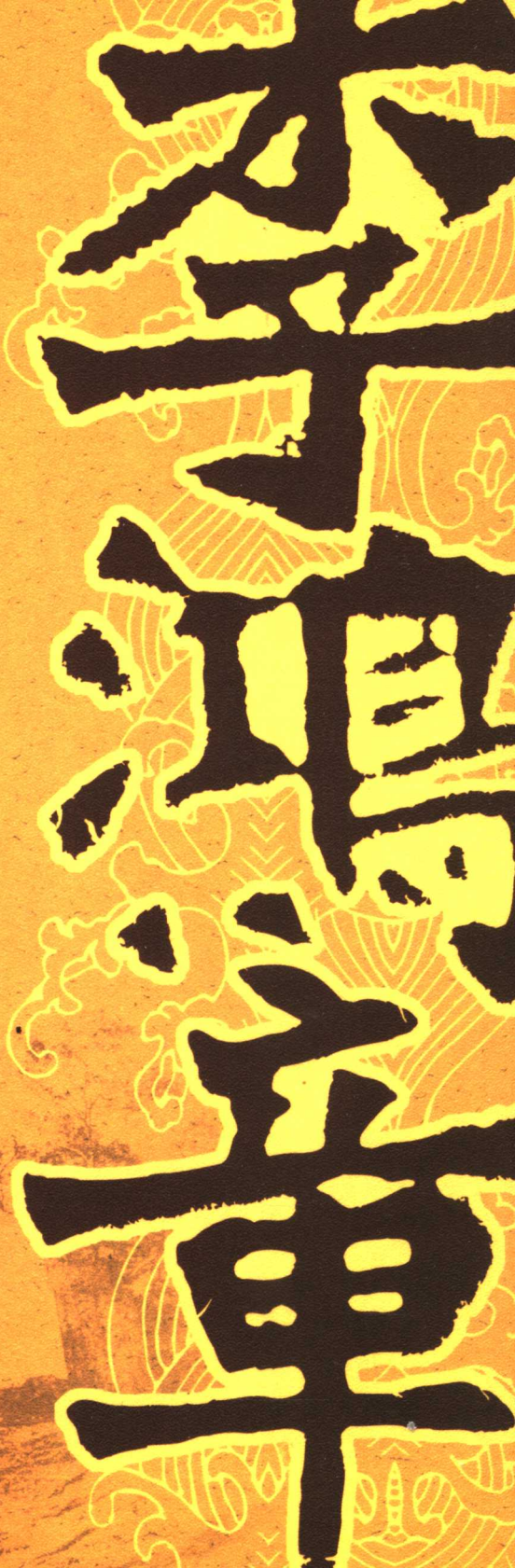




甲午残梦

陈斌◎著

「长篇历史小说」

一本大清帝国的衰亡史

一位近代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

一场惨烈至极的海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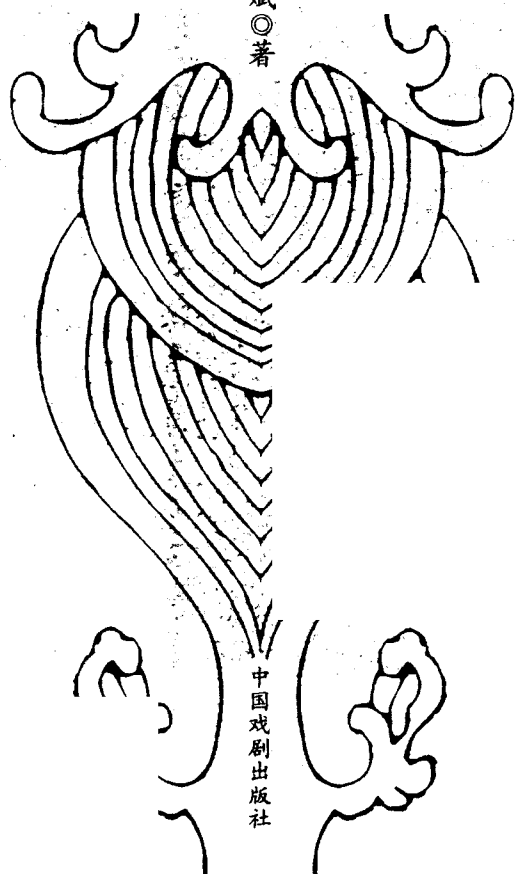
拉开近代中国历史的屈辱序幕



戏剧出版社

李鴻章

陈斌◎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鸿章 / 陈斌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9
ISBN 7-104-02028-4

I. 李... II. 陈...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7151 号

李鸿章

作 者: 陈 斌
责任编辑: 黄艳华
责任出版: 冯志强
文字编辑: 耿金丽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版式设计: 屈婷婷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89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2028-4/I · 864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李鸿章

目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
第二章 肩扛半壁江山	1.5
第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5.5
第四章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9.5
第五章 知其不可而为之	13.1
第六章 四面楚歌声	16.5
第七章 最后的战役	19.8
第八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22.1
第九章 黯然归国泪双流	25.0
附 录 李鸿章大事年表	27.3

引子

Lihongzhang Jiawucanmeng

1894年冬。傍晚。

一场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席卷了整个华北大
地。阴霾低垂，好像已经碰到了那些孤独而沉默
的屋檐；枯枝在风中颤动，发出金属般的哀鸣声。

天津。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注视着殿堂上的
金色飞檐，喃喃说道：“好啊，好啊，终于来了。
三千年的劫数，今天一并算了总账！”说罢，两
行浊泪从苍老的眼眶中流下，在皱纹密布的脸颊
上凝结成冰。

这位老人的哀叹像一个寒冷的阴影俯伏在巨
大的城市与乡村之上，并久久环绕于北京那些金
碧辉煌、高大雄伟的皇家建筑群中。

古老的中华帝国仍旧那么庞大，大得不可思

议，但它再也不是傲视世界的中央之国了，一个随随便便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小国的几万人马，就可以杀遍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它衰落了，衰落得那么快，一眨眼的功夫就软弱得跪在地下起不来。它的古老的文明，它的孔子、老子，它的诗歌文章，它的丝绸、茶叶和八股文，它的几百万数量多得可怕的人民，它的满族皇后和皇帝，它的曾经英勇的八旗兵、湘军和淮军……一切都挽救不了它。这种没落就像寒潮一样几乎不可避免，难以阻挡。

老人仍站在天津的一角，他花白的胡须在凛冽的寒风中乱拂，像他激动不安的思想。他的嘴因为掉了牙而略微有些瘪，锐利的眼睛有点红肿。他几乎已经心平气和了，他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他的手已经在愤怒中拍案而肿，嘴巴因大骂而冒起了火泡。

有谁在关心这个国家，这个王朝呢？！

除了他的老师，那位大名鼎鼎的深沉的曾国藩，以及老师的好友、脾气暴烈的左宗棠；除了他，他当时风华正茂，现在垂垂老矣；除了他们，谁也不想过问这个巨大的难题。连皇室也只知道大把地花钱，今日有酒今日醉。

支撑着古老巨大的社稷的人，就只是他们了。他直到现在都难以想像，一个人怎么可能担当得起这重得无法计算的重担，然而，曾国藩担起了，最后，曾国藩把担子交了过来，他也担起了。

“是啊，什么不是我们兜着呢！”老人昂起他的头颅，看着铅灰色的天幕，他心里涌起几丝骄傲的悲壮情绪：

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不是在恩师曾国藩组织湘军后，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吗？曾国荃攻下金陵的那天，一向老成持重而喜怒不形于色的曾国藩，竟百感交集，潸然泪下。之后，恩师与我又挥军北进，艰苦卓绝，歼灭了捻军。那时候，八旗兵呢？绿营呢？连影儿也见不到，早已是乌合之众了。难道最先在中国倡言并实行“师夷之技”的振兴国力者不正是恩师与我吗？恩师仙逝后，几十年来，我奔走呼号，鞠躬尽瘁，还不是为了这个国家能更好一些。于是，搞外交、办学堂、修铁路、办工厂、建矿山、立电报局、设招商局、建立东方最伟大的北洋舰队，创下了多少个中国第一啊。我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老人心潮澎湃，有些佝偻的身躯也在热血冲击下舒展开来。他青黑色的官服上隐隐显出黯淡的铜锈色的花纹，外罩夺人眼目的黄马褂，与他顶戴上那罕见的三眼花翎一起显示出他非同寻常的地位与殊荣。他威严地站在那儿，像一座历经风霜雪雨的塑像。他已经变成了古老帝国文明的缩影了——

他的傲慢，他的学问，他的悲哀，他的屈辱，以及他的守旧和短浅。

但事实上，他却是当时中国最有远见卓识的人。

他清楚地知晓这个貌似强大的帝国之贫弱得不堪一击。根据他的推论，世事必三千年一大变。三千年来，从夏周至春秋战国，至秦汉、至大唐、至明清，虽然朝代更替，但中国却一成不变的是中心大国。是啊，主角的戏已经唱光了。等待着这个文明古国的，如果不是跟上潮流，就将是永远的恸哭。

老人自嘲地笑了笑，他想：谁说这不是天绝呢？而天意，是凡人所无法抗拒的。

就像上天替满清政权造就了一个曾国藩，而曾国藩又深深知道，如自己死后，没有同样的人坐阵中枢，这大清必然会顷刻瓦解。于是，曾国藩苦心孤诣，历经几十年，终于在自己死之前又造就了另一个曾国藩——这位正在了望寒流的老人。他简直可说就是曾国藩的翻版。他除了不是大儒而逊与他的恩师外，在其余方面，他甚至比曾国藩更优秀、更出色。

然而，他还是输了，输掉了他的一切：理想、钱财、伟大的北洋舰队。他几乎是一个人同另一个国家开战。而即便如此，人们还是骂他是“卖国贼”。他实在弄不懂，如果他都是卖国贼了，那在这个国家里谁是爱国者呢？哪怕一个也好？

由于在寒气中站得太久，老人的额头和脸颊都有一种迟钝的冷痛。他感觉到裸露在外的皮肤就像皮革一样粗糙，坚韧和厚实。他看见那些饥饿的麻雀正沿着风的锋面困难地飞翔，有些耐不住饥寒，像手套一样坠下地死去。

老人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大彻大悟呢？也许，当一个普通人还幸福些。现在坐在家里的火炉旁，温一壶酒，吃一盘猪耳朵，两耳不闻窗外事，是多么的惬意啊！

老人转过身，一步步向大殿走去，步履平稳、踏实，他走上整齐的石阶，走到一对栩栩如生的大石狮子旁，后面是两扇朱红的硕大无朋的门，老人又转过身，再一次看看遥远的天际。

已是暮色苍茫。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 马关会谈 ◇◇

日本下关(马关)。一场浓雾从广岛方向的海面上缓缓飘来,逐渐淹没了这座清静整洁的小镇。恍眼一看,下关还真有些像京都。精巧的佛塔和古式的铁灰飞檐在雾里若隐若现,树丛深处的院落回荡着阵阵钟声。

李鸿章咳了几声,心事重重地把一本王弼笺的《老子》放在黑色茶几上。他一大早起来洗漱吃饭后,就端坐在室内读《老子》,连儿子李经方要进来与他商谈要事,都被他摆手喝退。往日那些流畅的语句和飞扬的评注就像被堵在一块顽石后了,他脑子里只有干巴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奸巨滑的老子。

李鸿章推开窗子，海腥味的潮雾和扑朔迷离的街景迎面而来，他骤然一冷，用手拢了披衣，猛咳几声，咳出一口浓痰，“吧”的一声吐出窗去。

这位年已古稀，掌着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从中国一到日本，明显更加老迈。花白的胡须像枯死的野草一样围在他浮肿而无表情的脸上。只有在他眯缝着的细长双眼中，还可以看出灵活的闪光。他穿着厚重的朝服，就像一个木偶穿着戏装。中堂大人经常在心里嘲笑自己：“我难道不正是一个木偶吗？而我上演的，尽是难堪的戏。”他把那张苍老的脸贴在窗棂上，出神地听着什么。

此刻，这位大清帝国权力中心的主要人物只不过是一个可怜兮兮的老头子。

“吧，吧。”门上响起两声轻微的敲门声。

李鸿章从沉思默想中醒悟过来，锐利的眼神向前一扫，说：“进来。”

脸色红润，保养有方的李经方轻轻推开薄门，小心地说：“爹，时辰差不多了。只……”

李鸿章正了正帽子，说：“这次谈判，真是难呵，我刚才在想皇上身边的那帮清谈家，肯定又成天在皇上面前痛哭流涕，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大骂我李鸿章丧权辱国，有负皇上圣恩，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了，你刚才欲言又止，想说什么？”

李经方轻声说：“爹，今日去春帆楼，儿子总觉有什么事似的。”

李鸿章威严地说：“咄，何事之有？今日事关重大，不可乱神分思。我们这就出发。”

接引寺已来了两位日本外务省的官员，他们冲李鸿章鞠躬，然后上了人力车子。李鸿章面无表情，在李经方的搀扶下，缓慢去到他从国内带来的轿子旁。这轿子红蓝两色，四周有玻璃。一个轿夫把门拉开，中堂大人困难地低头弯腰，像一只蹒跚的大龙虾挤进里面。这时，中方随员李经方、吴庭芳、马建忠等也纷纷坐上了人力车，在警察和宪兵的严密护卫下，一长溜车队向春帆楼忽忽而去。

李鸿章坐在轿子里，拉开了深红色的窗幕，两眼看着雾中的街景出神。浓雾已变得淡如轻纱，一轮红日跃跃欲试地悬挂在东方。这让李鸿章很不舒服地想起了太阳旗。一个小小岛国，居然在庞大的大清帝国面前咄咄逼人；几万人马，纵横神州如入无人之境。最让李鸿章吐血的，还是他精锐的淮军

与北洋舰队毁于一旦。政敌看他的笑话，百姓骂他是卖国贼，西太后只知道耍宫廷权术，什么事不是叫他给兜着呢！

人心涣散，国势式微，没有人比李鸿章更清楚中国已衰落到何等地步。

他慢慢合上双眼，把来日本和谈的情况细细梳理一下，看看以后该怎么走这一步棋。

抵达日本后的第一次会谈先交换全权委托书。会谈地点在藤野公馆，也就是“春帆楼”。

这回全权委托书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前次日本以全权不足为由驱逐中国使节，在国际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当然，严格地说，清政府的委托书是不够完备，但历来清政府同外国交往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这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不少国家都认为“日本做事太过分了”。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李鸿章那张脸就是委托书，交换只是形式而已。”接着，中方提出一份备忘录，希望在谈判媾和条约之前，先议定休战条款。日方明天作答。

于是，第一次谈判草草结束。

正式会谈结束后，开始了个人闲谈。

“十年不见了……”伊藤首相说道。

距上一次签订天津条约，至今整整十年了。

“我们相见，总是为了解决问题，真想有那么一次不带任务的畅谈！”李鸿章说道。

“职务在身，不可能呦！上一次我也忙得不亦乐乎……对了，就是那一年……”

伊藤去天津，是在1885年。那年，日本废除了太政官制度，创设内阁制，他当上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这十年间，贵国变化惊人，乃阁下执掌国政、经营得当所致。相比之下，我万分惭愧。我国国内发生了许多事，政治上却无所改革。也做了一些努力，不过……”

“各国各有各的事，日本虽有些改革，但我觉得还不够满意，力所不及呀！”伊藤谦逊道。

“这次的事真是万分遗憾！”李鸿章面露沉痛之色。“在亚洲，我们两国是近邻，而且是同文之国，本来不存在什么仇怨，这次竟以兵戎相见。我们愿意尽早停止敌对行动，恢复和平。对我国有害的事，未必对贵国有利。我

不希望我们两国处于这种关系中。试看今日之欧洲，各国的军事训练都极严格，军队也极精良，但他们并不轻易发生纷争。我们两国应当学习欧洲诸国的优点，成为好邻居。我们两国使亚洲大局安定，永结友好，亚洲黄色人种今后就不会被欧洲白色人种侵略、侮辱。”

李鸿章很有辩才。

“不错！”伊藤对李鸿章的中日友好论调应了一声。

“这次的不幸战争，我认为有两个成果。”李鸿章探出身子，继续说，“第一，日本利用欧式陆海军组织，大大成功了。这说明，欧洲人能做到的，亚洲人也能做到。第二，由于战争，中国人从长期的睡眠中醒来了。也许有很多人怨恨日本，但我却深为感谢。若不是同日本打了一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呢？怕是还要长期昏睡下去！”

“噢？”

“日本之所以强盛起来，是因为有像伊藤阁下这样的优秀领导人。而中国，还是我这把老骨头，力不胜任。”

“哪里……”伊藤有点难以对答了。

李鸿章声调也变了，比以往低沉得多，说道：“这次战争，缘起于朝鲜问题。日军把朝鲜全土夺到手中，又进兵我国领土之内，如真正希望永久和平，日本不但要考虑自己的立场，还应当考虑中国的名誉。天津、大沽、山海关是我国国都的门户。我认为这个方案太过分了。日军在战局上握有主动权，若一意孤行，则恐怕日本得和平之空名，也将有失掉实利之虞。”

伊藤答道：“我倒不认为这些条件超过了限度。天津等处的占领，只作为一时的担保，我们并不想破坏城镇。”

“我们的目的是媾和，不是休战，伊藤阁下不也这么想吗？”

“是的，我们希望尽早恢复和平。停战是贵方提出来的，为此，我们才提出条件。先休战后讲和，不过是中国的意向。至于日本，不休战议和也行，休战议和也行，现在提出了后者的条件，我们没准备第二套方案。”

“那么，请拿出媾和的方案吧。”

“贵方不撤回休战问题，就不能拿出媾和方案。而且，请注意，一旦撤回，休战的事就不能再议了。”

听了这话，李鸿章犹豫了。

“让我考虑几天吧。”李鸿章希望宽限。

“考虑倒可以，不过，全世界都注视着这次会谈，尽可能快些达到会谈

的目的，是我们的义务，所以不能老这么拖延，三天为限吧。”

伊藤给了三天的考虑时间。

返回接引寺，李鸿章把日本提出的休战条件电告总理衙门，并告知：“昨日电报所说去台湾方面之五千日兵，或是开赴北方，望通告各地军队严加防范。”

据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的日记记载，次日光绪帝看了日本的休战条件，“为之动容”。

年轻的皇帝受到极大打击。他想请示西太后，但她还在病中，不禁犹豫了。然而，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让西太后知道。

其实，日本方面征清大总督小宋官还没有出发，日军真要进攻辽西，最迟也得半个月以后——李鸿章总算明白了事态。谈判期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斗，何必为休战条件而增加苦恼呢？

春帆楼前，伊藤博文首相和陆奥外相及一大群官员、随从在迎候李鸿章的到来。伊藤和陆奥都显得很精神，心情很好。伊藤留着八字胡，脸色红润，像一个北海道的苦力人，他的牙齿洁白而锋利，给老中堂留有深刻印象。至于颧骨突出的陆奥，虽然文质彬彬，却掩盖不住眼光中的野蛮之气。

李鸿章下得轿来，照例与伊藤等人握手，寒暄，然后一干人鱼贯而入，上到春帆楼二楼的会议厅。中方代表西向坐，日本代表东向坐。

伊藤用有力的目光扫视一下全场，说：“这次谈判，我方已明确要求尽快结束。这样，对贵国皇帝和日本天皇都有一个交待，拖对中国是不利的。”

陆奥说：“日军在中国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应该使贵国皇帝和李中堂阁下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李鸿章沉住气，缓缓说道：“日本方面在军事上的进展，我作为中国官员，恐怕知道得比二位还清楚吧。”他用眼睛盯着伊藤和陆奥，他们听出李鸿章的揶揄，脸上有一点不自在。李鸿章继续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来到贵国，共同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恐怕贵国也不希望继续兵戎相见吧。”

伊藤和陆奥这时反而说不出什么来了。李鸿章的口才在当时是出名的，连左宗棠也怕他三分。

李经方用日语宣读了中方的备忘录：休战问题撤回，希望立即进行媾和谈判。

日方答复：明日提出媾和条约草案。

大概觉得这样结束会谈未免太简单了吧,李鸿章在回去之前又谈了一点意见。

“是否可以相信,明天提出的媾和条约方案中没有加入损害其他外国利益的条款?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乃因为讲和问题是中日两国的问题,要避免把问题扩大,招致他国的干涉。”

对李鸿章的这段发言,陆奥认为是“掩耳盗铃”——嘴上说不愿招致他国干涉,而实际上玩弄种种手段,想招致这种干涉的,正是李鸿章。李鸿章做列强工作,敦请英美等国出面干涉的情况,大都被陆奥的情报网侦悉。

“诚如所言,这完全是日中两国间的问题,您可以相信,我方提出的条约方案没有招致他国干涉之虞。”伊藤说道。

李鸿章的发言是警告日本,如在媾和条约方案中写进过分苛刻的条款,就有招致列强干涉的危险。想避免干涉,当然不是他的本心。他是任何干涉都欢迎的。

中方代表要退出时,陆奥宗光对李经方说:“关于明天的谈判,想预先商量一下事务性问题,您可否稍留一会儿?”

“好,为使谈判成功,留多长时间都可以。”李经方用流畅的日语回答,然后用汉语向父亲讲了陆奥的提议。李鸿章轻轻地点了点头。

陆奥宗光和李经方送走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等人,又返回会议室。

在非正式的场合,两人用日语交谈。

“还不到赏花时节,但现在可真想轻松地赏花玩乐一下呀!”陆奥说道。

“樱花已经含苞了,希望快一点解决问题,让我们从容地赏赏花。”

“为此,你的合作是很重要的。”

陆奥要进入正题,拿出笔记本摊开来。

突然,走廊上骚乱起来。有人在跑动。虽说会谈结束了,但在重要的外交场所,大声走动也有失礼貌。布置在春帆楼的,是训练有素的卫兵、警官和外务省官员,他们做不出粗野举动。

陆奥和李经方面面相觑,都露出不解的表情。

门被打开了。

这里居然有不敲门就进屋的人?屋里的两个人一起向进来的人望去。是陆奥熟悉的外务省官员。

“你……”

陆奥刚要责备,立刻又闭上了嘴。若不是发生了重大的事件,这个官员

是不会越出常轨的。他上气不接下气，站在门边，僵立不动，脸色苍白。

陆奥顿时感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而且同李鸿章有关。

“刚才，李鸿章阁下，被暴徒用手枪刺杀了！”官员几乎是吼叫着报告。

“阁下怎么样？”

“左颊中弹……”

“只一发？”

“是……”

陆奥在惊愕中放下心来。面颊不是致命之处。

“暴徒呢？”

“当场被捕！”

陆奥看了看旁边的李经方。两个人同时从沙发上站起来，李经方的额角不停地抖动。

“发生了遗憾的事件，不过，我们会全力处置的。请您先去令尊那里，我去见伊藤阁下……请保重。”

陆奥只觉得两个膝盖松软无力。

“暴徒有二十五六岁……”官员继续报告着。

“好个大混蛋……发疯了吗？叛逆……把我们的努力……”

陆奥歪扭着脸孔，心里骂道。

◇ 意外变故 ◇

暗杀李鸿章的凶手小山丰太郎，其父在群馬县当过县议会议员。丰太郎进过庆应义塾，不久退学，拜评书艺人伊藤痴游为师。但技艺无长进，也放弃了，又进入一个叫神刀馆的右翼团体。当时还没有右翼一词，一般把这种团体叫壮士团体。

日本政府立即命令地方法院公审，对犯人判处无期徒刑。判决日距李鸿章遇刺不到一周，可谓高速度，以前袭击俄国皇太子的犯人津田也是被判无期徒刑。

李鸿章一行的路线是从春帆楼出来，沿阿弥陀寺町向西，转过外滨町拐角处。那里有宪兵队，过桥的对面有警察派出所，从常识来说，是警戒最严密、行刺者最需要避开之处。然而，正因为夹在宪兵队和派出所中间，这里却又是警戒上往往疏忽的地点。小山丰太郎是否因此而选择了这里，不得而

行。或许他只想到拐角处是突然袭击的最适当地点吧。

中方代表团只有李鸿章坐轿，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等人乘人力车。

日本的“驾笼”是由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扛着，乘坐部分垂挂在下面。中国式轿子是四个人扛在肩上，乘坐部分在上面，所以也叫“肩舆”。

李鸿章专用的轿子是蓝色的，只有下部涂着红色。四面装有玻璃窗，从轿子里能看见外边。李鸿章把玻璃窗打开着。

凶手想尽量靠前狙击，所以跳出来打了一枪。他刚一跳出，宪兵队的上等兵就冲了出来。新条警部也助了一臂之力，马上把凶手捺住了。

事情发生在一瞬间。

子弹打进李鸿章的左眼窝下面。李鸿章戴着金边眼镜，子弹擦过眼镜打在脸上，减弱了势头。镜片破碎飞散，大概他正闭着眼睛，没伤到眼球。

接引寺就在眼前，受了伤的李鸿章立刻被抬进去，安放在长椅上躺下。主治医生林联辉为他做了紧急处置。

李经方从春帆楼跑回来。随后，伊藤博文首相由外相陆奥宗光和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已代治陪同，也赶到接引寺。

李鸿章不顾林联辉的制止，对前来探望的伊藤等人说：“这种事，我思想上多少有准备。”

他的意识很清醒。

四年前，在大津，津田三藏袭击了俄国皇太子。有人说，对外国政界要人搞恐怖行动是日本的风气。

伊藤等人低下头。陆奥紧咬嘴唇，他最担心的是这件事会成为列强干涉的借口。

如果李鸿章以受伤为由撤回本国，那该怎么办？他指责日本，征得二三列强的同情，并非难事。

如果中方认为，像日本这样还保留野蛮风俗的国家，交战国首脑去是危险的，干脆停止同日本直接谈判，委托第三国从中斡旋，那可就糟了。

上次赶走了两名使节，这次拉出来最高负责人李鸿章，陆奥认为是在外交上的成功。可是，从欧美方面的情报来看，情况并非如此。

世界舆论和同情似乎逐渐偏向李鸿章了。第一他年逾古稀，第二他名望极高，第三他第一次渡海出使外国。这一点，在海外也成了话题。李鸿章虽是实质上的外交负责人，但是，中法战争的和谈是在天津举行的，同俄国进行关于伊犁的重大谈判，去彼得堡的也不是他，而是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把

从来没出过国的老年人硬拉出去，日本也太狠毒了……

欧美诸国的这些舆论通过驻外公使馆传到日本国内。

正常情况下李鸿章还引起国际上的同情，何况在日本遭到了暴徒的刺杀。日本最害怕的，就是被国际舆论视为“恶人”。

“万幸，这次负伤似乎不至于影响会谈。”马建忠说。这是在医师诊断后发表的谈话。

中方随员有人主张把李鸿章搬出接引寺，到中方代表团乘坐的德国籍轮船公义号上疗养，理由是：“日本土地上太危险，难保不发生第二、第三次恐怖行动。”

美国顾问科士达（前国务卿）反对回船上疗养，压制了这种意见，陆奥这才安下心来。

李鸿章若撤回船上，全世界就会问为什么。中方说是因为日本的“野蛮行为”，铁证如山，日本将无法辩解。好不容易平息的旅顺大屠杀问题，也许会再次闹腾起来。

陆奥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李鸿章稳住。

对李鸿章，日本方面极尽关心与照顾，派来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和佐藤、陆军二等军医正古宇田、内务技师中滨博士等医师，还请来法国公使馆的兹巴斯博士。在医疗方面，这是最强的阵容了。

警卫方面怕再出纰漏，几乎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警戒声势相当浩大。天皇和皇后委派中村侍从武官前来慰问。

山口县知事原保太郎与县警部长后藤松吉郎立即递上请罪书，皆被免职。

欧美报纸几乎是一个论调，拿四年前在大津发生的事件对比。有的评论甚至说，日本“胜于武器之战，败于道德之战”。也有人说，日本“戴着文明的假面具，时时暴露出野蛮本性”。

一张王牌握在李鸿章手里。他满可以带着全世界的同情，从日本退出。不论谁来评论，评判破裂的责任也应该加在日本头上。处于这种状态，日本不可能再进行直隶作战了。

小宋宫挂帅出征中国的军队，是把近卫师团和北海道屯田兵全动员了。大举出兵，几乎没有保卫日本本土的军队了。

关于本土没有守备兵员的情报，各国公使馆早已报给各自的国家。如果有人大喝一声，日本就得赶紧撤退。

美国通过驻在东京的公使向外务省次官林董劝告：“大概除了答应李鸿

章的要求，无条件休战而外，没有别的办法。”

“的确，只好如此……”听了次官的报告，陆奥忧郁地点头同意。

如果让李鸿章打出“愤然归国”的王牌，那日本就无计可施了。直隶作战不可能，列强干涉又明显地要压过来，为使李鸿章不打出这张牌，只有答应无条件休战。

3月30日，日本终于决定在和谈之前无条件休战。但日军正在进攻的台湾、澎湖列岛，不在休战地域之内。

实际上，只是追认了一下业已休战地区的休战。期限定为三周，正好是日军准备下一个战役所需要的时间。这个休战条约丝毫不损于日本。

尽管如此，陆奥等人为取得军部的谅解也费了一番周折。川上参谋本部次长（已兼任征清大总督府参谋总长）、桦山军令部长都反对休战。而且，西乡海相、松方藏相、桥本农商相等有权势的内阁成员，也不赞成休战。

只有山县陆相同意休战。因为他收到一份情报：三万俄军正在向中国北部移动。所谓列强干涉，必须以武力为背景。俄国调动兵力，可认为是干涉的前奏。为了尽早谈成，绝不能让李鸿章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同意休战这个代价，太便宜了。

3月25日，伊藤首相乘夜车从下关去广岛，说服了重臣们。3月27日晚，得到天皇的敕谕。伊藤回到下关后便通知中方休战——期限为三周，台湾、澎湖列岛除外，其余各地均无条件休战。

军医总监佐藤博士劝李鸿章做手术，取出子弹。这样会早些痊愈，只是手术后需要绝对安静几天。

“谢谢，”李鸿章说，“手术以后再说吧。现在应当尽早地解决悬案，怎么能耽搁数日。”

伊藤和陆奥也同样急于谈判，因为俄国的动向令人担心。李鸿章若得到俄国军事行动的情报，肯定会听从佐藤博士的劝告动手术，耽搁几天看一看。

晚上，李鸿章的面颊稍稍好了一些，没有了起初那种火烧火燎般的剧痛，只是钝痛折磨着他，连带脑袋都有些不对头。李经方让厨子弄了两碗燕窝稀饭，李鸿章挥手叫大家都退下去，他不愿自己的狼狈给大家带来不祥的阴影。

他的确有些饿了。熬得上好的稀饭在灯下冒出氤氲热气，两盏景德镇薄如蝉翼的青花细碗发出柔和的幽光。李鸿章拿起勺子，困难地张着嘴，把稀